

本朝人書  
翁叔元撰

常熟人康熙丙辰探



文282585  
34  
21

翁鐵菴文集

上

擬對韓文公進士策問第一則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  
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是則聖人之舉事與為  
無不與其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  
不密則失身矣事不密則害人共之而春秋亦有譏  
之辭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言  
秋經也聖人於是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疾悖如  
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二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  
抑所措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制讀  
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聖人之道經與權而已經者聖人之所常用權者聖  
人之所不輕用用之而不輕出焉故聖人常以經示  
天下而隱其權使經之所在而不與人共之是獨思  
則滯獨為則困之說也聖人之舉事無以信於世矣



使權之所在而與人共之是機未發而禍行之說也而業不成矣要之聖人有經以守常有權以達變權所以濟經之窮則權亦經也故垂之文而為後世法試即書易春秋之旨辨之夫以帝王行事必開誠布公昭示臣庶使知天子無私於天下之心是尚書之說是而易春秋之說非矣以帝王行事必獨搯主術內專視聽使天下無以窺其隙是易春秋之說是而尚書之說非矣六經皆聖人之言也是非之說豈可加於聖人聖人之言無是非則當求之聖人立言之旨矣聖人之立言也有並行不悖者有相濟而行者有綜世變而為言者大約不離乎經權者近是聖人之道得經而信得權而尊信之欲其明也尊之欲其密也不明則天下不信聖人為無經不密則天下不尊聖人而聖人為無權是二說者並行不悖也聖人之於天下必有所不可測而後為天下守經而人信之必無所不可窺而後為天下行權而人尊之是二說者相濟而行也尚書載堯以來帝王之大法其說近於守經易之說興於中古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之書為世衰道微而作也世變日下則民之巧偽日滋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有環而窺伺

於下者故易春秋之說近於行權此所謂綜世變而為言也並行而不悖也相濟而行也綜世變而為言也則天下之權亦天下之經而已矣故曰書易春秋皆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不然聖人豈故為悖戾之辭以疑天下耶

擬對韓文公進士策問第五則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仲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天下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于舊說

古今言王道而不言霸道霸者術而已矣豈復有道哉然所謂便於人而得於己者不獨道有之術亦有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此王者之便於人也求福不回永言配命此王者之得於己也以小惠結天下之人心以小信愚天下之黔首此霸者之便於人

也。以富其國，以強其兵，威加海內，此霸者之得於己也。語云：進以強者，不可以霸；進以霸者，不可以王。王與霸之不相為，由道與術之不相混。則管商之不可為伊周而為天下士之所羞稱者，宜矣。是故儒者讀書論世，立古今是非之防，要當以道為去取其合乎道者，雖未便於人，無得於己，取之可也；其不合乎道者，雖有便於人，有得於己，黜之可也。管子：天下才也，嘗讀其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諸篇，及春秋所載會盟征伐一匡九合之功，慶流社稷，聲施後世，亦賢矣。哉！商鞅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信賞必罰，風流

令行而民以殷盛，國以富強，是二人者，未嘗不便於人，未嘗不得於己，而後之言治道者，必曰：唐虞三代而不曰齊秦，談相業者，必曰：伊傅周召，而不曰管商，則道與術之謂也。道大而術小道，公而術私，道遠而術近，此其辨也。管商之學，亦知是湯武而非桀紂，尊國家而利社稷，然安上全下，行軍用兵之道，非有怙冒之德，吊伐之仁也，故其為術也，小急功利，尚詐力取威定霸，非有仁育義正之心也，故其為術也，私規目前之便，苟且以就功名，非有萬世之計也，故其為術也，近小也，私也，近也。此管商之便於人，而非道之

便於人也管商之得於己而非道之得于己也卒之  
仲沒未幾而齊有五公子之亂鞅治秦不十五年而  
召車裂之禍是始雖便於人而終至于不便始雖得  
於己而終於無所得嗚呼此管商之所以為管商而  
已矣後世孔明之相蜀也其屯耕守戰之備似管子  
其用法嚴酷類商君然其所守者道也非術也故雖  
偏安一隅王業未就而君子猶有取焉嗚呼後之求  
治理者亦慎其所守哉

擬對韓文公進士策問第七則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  
無賢人為其餘皆足以克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  
氏之亂讀其書亦皆有人為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  
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鎮大  
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其為門  
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中書門下省皆  
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耶何求而不得  
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誠得  
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  
况于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  
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人才之所以盛衰者有三曰天曰人曰時而土地之  
廣狹門戶之多寡不與焉何謂天生材之天是也欲  
平禍亂則生戡定之才欲與治平則生佐理之才此

以天之運會為才之豐畜也何謂人用才之人是也  
三代之君欲王則王佐之才進春秋之君欲霸則霸  
佐之才進戰國之君欲強則強國之才進此以人之  
用舍為才之行藏也何謂時見才之時是也盛世則  
有可見之學末世則有可見之節縱橫篡奪之世則  
有可見之權謀此以時之常變為才之奇正也參是  
三者而論之則古今人才盛衰之故大畧可見矣執  
事留意於天下之人才而援往古之盛以嘆今日之  
衰將從而求其說愚願有辨也執事曰今天下土地  
大矣愚亦曰土地大矣然以天下九州四海之廣而  
不足士大夫於朝是土地不足大也執事曰今天下  
門戶多矣愚亦曰門戶多矣然以明經進士門地勲  
力方維大臣之薦而不足其官是門戶不足多也且  
春秋之時百有餘國魏晉以後國分如錙銖此可謂  
土地乎至治之世舉賢黜不肖二者而已此可謂門  
戶乎然則愚之所以置土地門戶之說而言天人時  
三者何以徵之二帝三王之世禹皋稷契伊傅周召  
皆天之所以降大任者而上有大有為之君得時而  
駕則其才皆可以自見蓋天與人與時三者皆合故  
千古之人才莫盛於此至周之末世而天之運會亦

少裒矣然列國多禮賢之君四公子之徒亦羅致賓客是有用才之人也其時禍亂方尋縱橫游說烈士死節之行往往顯名於世是有見才之時也人與時合故無國無賢人為魏晉而降則天與人俱不可問所適逢其會者獨其時之割據分爭天下豪傑之士不之於此則之於彼耳執事所謂讀其書亦皆有人者是也至於今而三者無一為禹稷契伊傅周召之人不世出是謂無天循資格尚浮競屈天下之賢才是謂無人世方禍亂而士大夫狃於宴安則戡亂之才不進藩鎮方致賓客而叛服靡常則山林高尚之士不出是謂無時三者皆無則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固無足怪者矣若夫執事舉夫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語而謂今天下無其人焉則又不可忠信賢而已矣夫子固曰不如丘之好學也使忠信而不學則為百執事且不可况大臣宰相乎然則天下之大其為忠信多矣

擬對韓文公進士策問第十一則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  
 其舜也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  
 協和萬邦又曰稽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  
 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  
 道授人時愁水旱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  
 下理者何也于舜則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四門又曰齊于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  
 分十有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  
 何也將呼其何勤且煩不可曉耶抑其  
 年已遠失其傳耶二義三子其辨焉  
 治一世之天下易治萬世之天下難以一人治天下  
 難以天下治天下易知此者可以論唐虞矣唐虞之

聖人不治一世之天下而治萬世之天下則其事必

有所甚詳其法必有所甚備此其所以難也然唐虞之聖人不以一人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則順其所自然行其所無事此其所以易也夫子之言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而執事歷舉虞書之言以証之以為堯非無事也而舜之勤且煩又如是夫子之言果何所指也解之者曰堯舜之所執者紀綱而已紀綱立而萬化從之或又曰堯舜有四岳九官十二牧皆賢聖材以天下捐之而已不與此其說皆非也堯舜非欲以天下自逸者今將使衆人焦勞於下而一人晏然於上是勞衆賢

以自逸也非聖人公天下之心也蓋堯舜之治天下也以天下治天下而已以天下治天下則九族自親百姓自平萬邦自和天地自平成五典自從百揆自叙四門自穆、七政五刑三禮自治上帝山川羣神自式序十二州自定律度量衡自平極兩聖人憂勤惕厲經營四海之心而不過還天下之固有導天下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彼禹之行水也曰行其所無事以行水而如是則庶績可知以為臣者如是則為君可知嗚呼此堯之所以垂衣裳而舜之所以無為也大抵言治道者莫大乎以天下治天下其次求勝

之最下與之爭三代之治未嘗不以德化民然不免有勝之之迹故誥誓紛然而天下亦日以多故至後世勝之不能乃出而與之爭而天下亦挾其機智以爭我繁然者莫知所紀極矣然則以天下治天下者非二帝其孰能與於此哉魏、乎其弗可尚也已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論

人臣之事君也致身非難而全身爲難人臣之謀國也建功非難而全功爲難人固有奮一往之氣臨難不避者及溺惑於利祿之途而不知出也此全身之難也人固有乘時會之便克自樹立者及智昏於進退之節而不知止也此全功之難也夫惟天下之能全身者辭天下之大利而不居能全功者立天下之大功而不有擇君而來奉身而退爲千古未有之事而此心坦然不疑於天下後世求之古人其惟伊尹乎觀其告太甲者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嗚呼可以

知尹之心矣蓋天下最易惑者寵利之交也最不可居者成功之會也竊嘗上下今古而見古人臣之建大功立大名以著不朽於後世者多矣方其安國家定社稷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自謂功蓋天下而主不疑與國同其休戚於是執重權居要路舉國而聽之無所顧忌及一旦猜嫌叢起禍患隨之身敗名滅爲世憫笑當是時雖欲悔之固已晚矣嗟乎寵利之惑人而成功之不可居也如是哉伊尹以佐命之勲居阿衡之位且以臣放君爲天下所未有之事宜若無可以解免於當世者乃昭昭

乎告之天下後世而無愧質之聖人而不惑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志者何謂其不及汲汲於寵利而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由是致政厥辟而無侵君之嫌潔已而歸無挾重器之懼夫如是可謂能全身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置吾君於無過之地可以質鬼神俟後世告無罪於先王夫如是可謂能全功矣大抵天下之人品有三有道德之器有功名之器有富貴之器志富貴者恒不能守其富貴志功名者恒不能保其功名若夫志道德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功名不足以移其守則其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嗚

呼此伊尹之謂也後世霍光之廢昌邑事類伊尹光  
惟不學無術不能潔身而退而昆弟子壻皆握大權  
遂致滅族之禍此寵利害之也嗚呼後之爲人臣者  
爲子孟之忠無寧爲子房之高哉

實始翦商辨

魯頌閟宮之第二章曰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鄭氏箋曰翦斷也太王於是有取天下  
之志矣嗚呼此釋者誤也取天下之志豈惟太王無  
之王季文王亦無之豈惟王季文王武王亦無之武  
王之取天下不得已也使紂惡未稔則武王必不觀  
兵使武而觀兵則必不得爲聖人武王聖人也謂其  
有取天下之志乎無也武王十三年以前之心卽文  
王以服事殷之心文王以服事殷之心卽王季克自  
抑畏之心王季文王武王如是則太王可知矣且太

王亦安得有取天下之志也太王當商家全盛之日  
賢聖之君繼繼承承四海內外其敢有越厥志而叢  
爾幽地竄身強大之間皮幣犬馬珠玉一朝而盡方  
披霜露斬荆棘流離播遷以有尺寸之土區區狄人  
其不能滅此而朝食而況能窺伺天下此必無之勢  
也且使太王有取天下之志則當日夜淬甲厲兵以  
幸天下之有事而文王武王亦將引領以待商之亡  
惟恐商罪之不貫盈而生民之不塗炭也嗚呼其何  
以令天下此又必無之理也彼漢唐宋之祖皆以天  
下爲利者然皆及身而爲之未聞其先祖父有取天  
下之志姑少待焉以俟其子孫之爲者況三代之祖  
乎然則翦商之說何居爾雅之釋詁曰翦勤也以郭  
璞之閎博而不得其說其註闕焉吾謂卽此可以証  
閎宮之詩矣蓋周自不窋失官竄於邊鄙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其國不得比於附庸自太王遷岐而後定  
疆理之制設官分職爲天子守西陲通貢賦修職業  
以効勤於王朝然則詩之所謂實始翦商者猶曰實  
始勤商云爾且非獨太王也王季亦然武成之言曰  
王季其勤王家釋之者亦以爲勤於周耳夫太王王  
季文王自後世追王之當時固不得稱王也不得稱

王又安得稱周爲王家是則王季之勤所以繼太王之勤而文王以服事殷亦繼太王王季之勤而已矣而謂周有取天下之志乎無也學者不深求聖人之意不詳考聖人之經而妄爲解論至使聖人心事與奸雄之所爲相去不能以寸嗚呼宜曹操之自比於周文王而東坡亦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

周公成文武之德論

道統至於周而極盛矣古者心法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千百載數人而已而周家父子兄弟間得三聖人焉此一異也古者作述之間堯舜不能得之於子至於周則以子而述父以弟而述兄以臣而述君此又一異也古者制作之事成於開代之一人至於周則父之所未成者子成之兄之所未成者弟成之君之所未成者臣成之此又一異也故曰道統至於周而極盛也雖然心法者古今之統可曠世而待其人作述者一家之統可循分而繼其緒

至於制作則非有天下之任而兼心法之傳作述之責者不能極其盛則周公其人也孔子論文之無憂既以纘緒之功歸之武而復因武而念周公也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夫文王無取天下之心而武王以兵取之武之德已大異於文之德矣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而不相武王以臣天子則當云成武之德不當云成文之德而茲曰成文武之德者何也蓋文之不可以爲武武之不可以爲文者其時與勢而文之不異乎武武之不異乎文者其德也文武非聖人則已苟爲聖人則未有不欲以孝奉其先亦未有不欲以孝治天下者今一旦以天子之制作奉其先以天子之制作治天下而謂不足以快聖人之心乎此不特武王之心之所大快而亦文王之心之所大快也其心同故其德同也文王欲以天子之制作奉其先以天子之制作治天下而扼於時勢而不能爲武王之時勢可以爲矣而以在位未久而不及爲然則成文武之德者舍周公其誰與吾於是知文王之無憂者不在武王十三年之前而在武王十三年之後也武王之能盡述文王者又不在武王受命之初而在武王既沒之後也周公之功於是乎不朽矣嗟乎人知

周家一代之盛開之者文王造之者武王而不知成  
之者周公也以一時而相授受以父子兄弟君臣而  
相述作以相天下而操制作之權宜其上承文武之  
統而下啟仲尼之傳也與

刪書終秦誓論

孔子刪書以二典始以秦誓終俗儒不達謂孔子逆  
知夫天下之爲秦有也嗚呼何其謬與孔子曰索隱  
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孔子之所知所行者  
惟夫婦之與知愚不肖之與能以至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其言平易正直而無新奇可喜之論是聖人  
即逆知之亦必不見之于言筆之于書以啟天下之  
疑况聖人亦猶人耳彼豈肯如後世陰陽術數之學  
以左道惑世者執子張問十世而孔子以因革損益  
斷之斷之以理耳不言繼周而有天下者爲誰氏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然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禍福由于善不善則所謂前知者仍知之以理耳理之外何多求焉商周之祖皆積德累仁而後興使聖人生于其時必逆知其後之將大若秦虎狼之國以詐力取天下彼固理之所必無者聖人亦逆知之與吾故知是說之為謬也然則刪書何以終秦誓也曰紀世變也三代以前無史以尚書為唐虞夏商周之史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此古今世運之一大變也堯舜既沒而道傳于禹湯文武禹湯文武既沒王道絕矣乃遂流為霸術故自東遷以後諸侯盛強末大天子僅亦守府有能假仁義以號召天下者天下猶或賢之然王迹之不興而世變之不復已可槩見錄秦誓者傷天下之無王也雖然五霸異名而同實夫子獨取夫秦誓何也曰取其言也非取其人也桓文以兵力雄天下天下奔走承奉之方傲然自肆于諸侯之上而穆公悔過遷善觀其所言蓋抑乎有以自下者而且鄭重乎君子小人之防深察乎理亂安危之故以之施于治道固亦不悖於湯武孔子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此孔子錄秦誓之大旨而即刪書之大旨也柰之何以推測之學歸孔子與他日刪詩

以秦國之風與曹鄒並列吾不知俗儒又何說之辭也

晉侯假道伐虢論

晉以賂取虞以貪亡國天下後世皆知為虞之罪而未有知虞之所以亡者當是時虞受賂亦亡不受賂亦亡虞之亡不在垂棘之璧屈產之乘也且晉大國虞小國也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不難一舉而下之豈必待滅虢之後哉其所以必待之滅虢之後者何也春秋之時國分如錙銖凡越國而聘問者必假道越國而伐人者必假道未必盡以厚賂請也今以大國而請于小國而辭卑而幣重如此則其辭卑而幣重者何也蓋虞之亡不亡於受賂而亡于不知分知

分者必度德而量力審時而知勢外結強鄰之歡近  
脩與國之好內治宮府之政以禮樂慈愛輯和其民  
人保守其社稷無敢狡為思逞以與大國抗衡此小  
國之分也虞誠知此則晉之詐必有所不能行而垂  
棘之壁屈產之乘不至于虞之庭矣乃虞公于此不  
惟不知分而且儼然與大國抗蓋自勝冀之後而虞  
公意中固已自忘其為虞矣忘其為虞則將挾其驕  
志肆其貪心以自逞于強大之間由是壁馬之來不  
以為晉之餌我而以為晉之有求于我也下陽之滅  
不以為晉之用我而以為我之能用晉以得志于虢  
也其氣愈盛故其勢愈孤其勢愈孤則其亡愈速嗚  
呼彼方以晉虢之勝敗以虞為重輕天下事可以惟  
吾所為者而豈知晉人之襲其後哉然則晉人之所  
以不即下之而卑詞重幣以驕之者其故可知也甚  
矣晉人之詐而虞公之愚也或曰虞之亡亡于不知  
分然則虢亦以不知分而滅乎曰虢之不知分更甚  
于虞左氏莊公二十六年書虢人侵晉者再其後晉  
欲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  
待其無衆而後伐之由是觀之晉之所以驕虢者無  
異于驕虞而虢之驕更甚于虞此所以先取虢而後

取虞也此其故惟百里奚知之而宮之奇則猶謂却  
美玉辭良馬足以存虞也智不如奚遠矣

洪範五行論

古今之言天人者有二一曰理一曰數理可以該數  
數不可以該理六經皆言理之書也而數在其中術  
數之學舍其所可知而極之於所不可知天人之理  
乃終不可問矣何則理貴已然而言數者多推之于  
未然理貴自然而言數者又諉之于適然未然者不  
可窮而適然者不及備此最儒者之大患而後之學  
者轉相師法求為其說以自恣焉則惑之甚者也嘗  
觀漢儒之明陰陽之學者莫如京房劉向房作易傳  
精于災變之說趨避之方而卒罹石顯之禍此可謂

知進退存亡者乎向作洪範五行傳論尤詳且覈然大風拔木則惑于鬼神之說而請復甘泉泰畤此其所得于九疇之學者安在而其子易名應讖爲天下非笑非向之學有以啓之與若夫熒惑守心則殺大臣以應之息夫躬言災異亦請斬一郡守殃禍之變未知所移而顧欲移禍于人雖愚夫且知其不可而漢之君臣方自以爲得計嗚呼陰陽之學之流禍於天下也如是哉然則學者宜何所法守也六經之言陰陽者莫如易紀災異莫如春秋也易言陰陽而不言術數春秋紀災異而不紀事應此可以知聖人之

意矣後之學者不務明易春秋之理而言術數則務勝于易言事應則務博于春秋此何爲者也愚以爲其說皆起于洪範之五行推而廣之以下及于昆蟲艸木之妖莫不筆之于書以矜閎博而欺後世而其實洪範之所謂五行者初不在是洪範之所謂五行者何也曰建皇極也皇極建則天不失時地不失利人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八政則用以五紀則協以三德則又以稽疑則明以庶徵則得時以嚮威則有福而無極帝王以天道治人位天地育萬物之功盡是矣又何嘗拘拘于兩暘寒燠風之間以爲是五行

之決然而不爽者哉今有作于上者知六經之指歸  
觀天人之應感抑詭怪而建皇極惟時惟幾與天合  
德二帝三王之道其庶已乎

作周恭先論

人臣之責難于君也曰恭君之接下也亦曰恭然臣  
易而君難何也君尊也臣卑也以卑事尊而致其恭  
也易以尊臨卑而致其恭也難故君之於臣恒有侈  
然自肆之心而上下之間遂多尊卑濶絕之患此其  
意不可令後世見也然則君之恭不可以示子孫垂  
百世則其恭有所未盡為人臣者不能使其君之恭  
足以示子孫垂百世則其恭亦有所未盡也吾觀周  
公之責難于君者曰作周恭先嗚呼公殆以弼朕恭  
者而弼王之恭乎成王之為君也以召公為太保周

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而猶延訪羣臣隆禮朝士如訪落敬止之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猶有未足于恭者使後之君得如成王之恭可以止矣乃周公猶勤以恭為勗欲其作之於先以示後人無亦憂之深而計之過與是殆不然大抵守成之君與創業異創業之君多起于下位大臣將相皆其比肩故多布衣昆弟之愛而又親覩夫亡國之君播棄遺老竄逐賢人為四海所怨痛則必將網羅天下之賢以從民望故創業之君無不恭以接下者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狃于富貴之勢君日尊臣日卑上不以禮待

亦不以忠事其上故後世之亂多由於上下

其臣亦不以忠事其上故後世之亂多由於上下之情不通傳曰必驕泰以失之非虛言也成王創業之終而守成之始也繼成王而在位者皆所謂生深宮之中而狃富貴之勢者以恭示後猶恐其驕况敢以不恭令乎且夫恭者致治之本也以接下之恭敬天則能答天命以接下之恭法祖則能揚文武烈以接下之恭勤民則能和恒四方便後之君能法其恭則亦將答天命揚文武烈和恒四方國家久安長治之休夫豈不基于此乎嗚呼此周公所以勤于孺子王也他日召公將致政周公留之辭猶曰大弗

克恭上下曰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公其慮之深  
矣

射不主皮論

聖王嘗有意于息天下之兵矣欲息天下之兵莫如  
以禮然天下兵不可盡息而禮不可驟行於是以聖  
人用禮之意而寓之於兵使天下習而安為以馴其  
剛強不屈之心而漸復乎禮夫而後兵去而禮獨存  
古之化天下者皆如是也後世人心日競而當世之  
變亂適與之相會其勢不得不盡廢先王之禮以從  
事於兵而天下益以多故然則古今盛衰治亂之形  
具是矣夫子誦射不主皮之言而稱為古之道古之  
道不可復見于今夫子殆傷之也大抵天下之治亂

德與力而已未有尚德而不治者未有尚力而不亂者尚德則施之干戈搶攘之中而無非德者况乎其以禮也尚力則處之玉帛鐘鼓之間而無非力者况乎其以兵也人知天下之禮因天下之治而生而不知禮所以致天下之治人知天下之兵因天下之亂而起而不知兵所以召天下之亂故禮者治之始兵者亂之階也禮非即為治始兵非即為亂階而有行於禮與兵之先者為治之始亂之階也然則行於禮與兵之先者何也曰先乎禮者為德先乎兵者為力德與力安在曰在人心人心之所尚安在曰在上之

所以導之不觀夫先王之教乎先王之定天下也歸馬而弗乘放牛而弗服藏車甲載干戈而弗試以示天下之不復用兵然大亂初定人心方習于戰鬪之危而有剛強不能忍之氣其勢非可以驟革于是即天下之所尚以陰用其權為大射賓射燕射之制其名則射其實則禮也其名可以厭天下用武之心而其實可以潛消夫尚力之意使天下伏而思曰凡吾之可以角力者宜莫如射而不主皮若是強者之不可以勝弱如是力之不足貴也由是左射狸首右射騶虞其容體不敢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敢不比於

樂力以之屈德以之尊禮不期興而自興兵不期息而自息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道乃在此鄉射中矣雖然此古之道也其非古之道者反是

魯與邾莒之亂

澤國有鳥焉曰鷓鴣羣飛而食魚然未能即得魚也以其胡吸澤中之水滿其胡而棄之水不盡則魚不可得食有漁父者坐而觀之見其水之殆盡而鳥將食魚也於是施網於潭以取魚張羅於上以捕鳥向之盡力以吸水者不過為漁父資而魚卒不得食一舉翼且入于羅貪故也惟人之貪者亦然天下惟貪者必虐人亦惟貪者必受制于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我無求於人故人亦不能制我不見夫物大而我小也貪則黷利無厭孔

可以取于人者無不至焉取于人而不能得于人則  
凡可以虐人者無不至焉當其虐人而取于人也惟  
肆其貪心以自逞于世不復知天下有可畏之事及  
一旦曲直既形怨讐交集則其氣靡然其志憊然其  
力亦僂焉而不克自振乃始俯首下氣以受制于人  
故天下之至貪者未有不為天下之至怯左氏記魯  
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晉楚子請戮  
魯使時叔孫豹方使于晉也使叔孫無忠信貞義之  
德以動趙孟則見戮于晉矣其後四年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使非范獻  
子之言則公不得復歸魯矣又八年晉侯以取鄆故  
執季孫意如以歸又十年魯取邾師獲其大夫徐鉏  
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人來討執叔孫婁叔孫幾  
死之邾莒魯之與國也魯不務修德以睦鄰又從而  
虐之貪故也卒之邾莒不成于魯而往愬于晉魯之  
君臣蒙耻忍辱于晉之庭而不悔者為貪屈也由前  
觀之伐人之國侵人之地納人之叛臣欲以蠶食諸  
侯而威行鄰國何其壯也由後觀之則一日公如晉  
再曰公如晉一日公至自晉再曰公至自晉以兄弟  
之國而事之如其主搖尾乞憐懼無以回大國之怒

何其怯也吾故曰貪者必虐人貪者必制于人又曰天下之至貪者必為天下之至怯後之貪者鑒於魯之失其無以邾莒為魚而受制于漁人則可矣

季康子構怨邾齊

小國之事大國也以信大國之字小國也以仁我以信事人則人亦事我以信我以仁字人則人亦字我以仁故信人所以自信也仁人所以自仁也我不以信則大國必怒而居我下者知我之見怒於大國也亦必從而慢我我不以仁則小國必怒而居我上者知我之斂怨于小國也亦必從而虐我謀人之軍師國邑而使天下怒者慢者怨者虐者咸集于我則為往而不敗吾觀季康子以魯師伐邾囚邾子於負瑕無故而舉兵專也強凌弱眾暴寡橫也師宵掠貪也

入其國處其宮因其君殘也四者皆不仁之甚者也  
邾雖小然亳社之獻甫辱于魯而東帛乘韋旋入于  
吳蠶蠶有毒而况國乎於是吳師之來也克東陽而  
進魯不以為備盟城下而還魯不以為耻是康子一  
舉而結怨于邾見虐于吳也甚矣不仁之為禍烈也  
吾又觀春秋哀公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  
鄙師於郟會盟甫定而旋即舉兵潰盟也忘城下之  
耻而與之共事棄讎也不度德不量力昧事幾也召  
外兵而侵大國不順也四者皆不信之大者也然清  
之戰至棄甲曳兵而奔向非冉有用矛于齊師則幾  
無魯矣夫伐齊之役邾子與焉今齊以兵薄魯邾為  
邾子者坐而觀之不聞出一旅以相助然則邾子固  
假手于齊以快昔日之憤也其後邾子卒假越人之  
威而反駘上之田是康子一舉而見怒于齊也慢于  
邾也甚矣不信之為禍烈也嗟乎天下之人皆知以  
勝人為強而不知所以自強勝人者人亦能勝之自  
強者無意于勝人而天下自不能勝然則事大國以  
信而字小國以仁此真自強之實也觀季康子之事  
可以鑒矣

叔孫昭子之立

左傳一書載列國君卿大夫夢卜之事甚備其吉凶禍福皆能前知其當然而其事之應捷於影響後之讀者惑於其說以為天下事無往而非前定者為善未必得福為惡未必得禍於是君子怠於為善小人益肆於為惡是敗天下為善之心者左氏之書也或曰夢卜之事不自春秋始虞書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周書曰朕夢協朕卜古聖人有行之者古聖人行之則既書之於策矣左氏之書何罪焉余曰不然夢與卜惟聖人能行之下此者

不能行也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蓋聖人之心與天合則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  
夢與卜特其假借焉爾故曰聖人以神道說教下此  
則進退存亡之不知而專求之於夢卜吉不知所趨  
禍不知所避語曰國將亡聽命於神蓋春秋之所為  
徃徃類是然未有顛倒惑亂以自殺其身如叔孫豹  
之甚者也初豹之生也其父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  
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諛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及豹避宣伯之難適齊夢天  
壓已弗勝頽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獬喙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其後遇庚宗婦人之子名牛者以其  
與夢肖也遂使為豎有寵牛卒亂其家殺其長子丙  
逐其次子壬而豹死於豎牛之手使豹果知夫筮之  
不吉也則必不以妖夢是踐以守道為正以知人為  
哲苦無所不趨凶無所不避牛何人其敢為亂哉惟  
內自惑於心而後奸人得以乘其隙然則非豹自殺  
之也一間耳後之覽者不審夫豹之所以致敗者安  
在徒以豎牛之亂兆於筮符於夢其不爽如此遂謂  
禍福之來皆前定而不可避於是棄人事違正道相  
率以聽命於鬼神夫非左氏之書有以啟之也與雖

然此非獨左氏之失也周易一書皆言禍福之事聖人蓋欲以成天下之豐豐以通神明之德而後世僅視為卜筮之書豈非讀者之過哉

讀荆軻列傳

世之論軻者莫不悲其志而惜其無成匹夫慕義感於一言之知而殺身以相報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誠可悲矣然世徒惜其無成未有知其所以無成者其所以無成者由於不能忍耳燕丹惟不能忍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荆軻不能忍而見殺於秦此理之自然勢所必至不必獻督亢之圖環秦庭之柱提夏無且之藥囊而後知其死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在聖賢且然况區區扶匹夫之勇騁志於一七首之間而無忍以濟之欲以凌萬

乘脅敵國天下知其不可也吾觀當世褊狹之徒因一言之辱而奮氣相加至寇仇賊殺忘其身以及親者莫不始於不能忍而荆軻之所為徃徃類是方與蓋聶論劍聶一目攝之即駕而去榆次與魯句踐博句踐一怒叱之即默而逃去聶與句踐非妄庸人也則不當去其為妄庸人也則又不必去一目攝一怒叱而不能容則天下事又何一之可容者且夫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而欲待客與俱彼固知非其人不可者太子不知至請之再即怒而叱之挈舞陽而西彼豈不知舞陽之不可以為副哉而冒昧偕行者徒激於太子之一言而不忍忿忿之心耳嗚呼此荆軻之所以死也或曰軻非畏死者當其以身許太子固已無意於生軻之死何憾焉余曰不然士之處世全身而立功者上也身死而事成者中也最下則身死而事不成耳嗚呼軻之死亦可謂不得其所矣伍子胥乞食於吳市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卒興吳國報父兄之讎彼固有所忍也使其當乞食之時一目攝一怒叱一言之激而即去之擊劍負氣旁若無人者市之人將共殺之又安能隱忍以就功名如是然則天下事莫不成於忍而敗於不能忍獨子胥荆軻哉

讀孟嘗君列傳

三代而下亂先王之教騁不軌之謀馳騫閭閻敗壞  
風俗者自四公子始而孟嘗君為尤甚孟嘗君齊之  
諸公子也在人臣之位義無私交而羅致賓客招天  
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至六萬餘家以聲勢傾天下此  
其意何為乎或曰孟嘗君貴而不驕賢而能下士憂  
人之憂急人之急其義有足取者余曰不然貴而不  
驕盛德也賢而能下士雅量也憂人之憂急人之急  
高誼也非孟嘗君之所及也孟嘗君之為此者欲縱  
豪暴之行折鄉相之權凌鑠王侯馳騁天下因之致

顯名邀厚實也或曰周公吐哺而迎天下之士管仲  
舉齊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彼獨非人臣乎余又  
曰不然周公之下士以為周也管仲之舉賢以為齊  
也孟嘗君不薦之於國而私之於家當時入齊之士  
亦俱以孟嘗君之門下為榮而不復知有齊者此其  
意何為乎且平原能合楚以救趙信陵亦却秦以存  
魏而孟嘗君之相齊無一戰之功一不合於湣王則  
去而之魏合諸侯之兵以伐齊齊王遁而走莒而雞  
鳴狗盜彈鋏之徒方與之營三窟致聲譽此其意何  
為乎由是背公死黨之士尤而效之使氣任俠豪暴  
鄉里以匹夫之賤而勢傾王侯如劇孟郭解之倫結  
私交以立強於世者何可勝數而陳豨之從車千乘  
吳王濞之賓客千數卒皆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彼豈  
非慕四公子之為者乎故曰亂先王之教騁不軌之  
謀馳騫閭閻敗壞風俗自四公子始也惟夫聖王在  
上束之以法制齊之以禮義使人臣不得植私黨於  
朝廷豪民不得快恩讐於閭里下至鄉曲之奸武斷  
於下者必誅無赦則朝廷清明風俗淳厚而天下無  
事矣

魯隱公攝國

自古之讓國者如周泰伯宋子魚吳季札漢東海王  
疆唐宋王成器皆能顯名當時聲施後世未有以讓  
國而得禍者有之自魯隱公始以甚高之節而罹甚  
酷之禍後世將以隱公為戒而讓國之事不復見於  
天下矣議者曰不然隱公貪數年之權而不亟去位  
其貪慕頹惜之形見於外故羽父得進戕賊之謀此  
隱公之所以殺其身也雖然此不足以服隱公之心  
也隱與桓皆非正嫡而隱為長於義當立即惠公屬  
意於少子然未嘗顯然廢隱而立桓也使其果有貪

慕頌惜之心則於攝位之初即置弟而自立其誰曰不可且桓尚少在隱公之掌握者十有一年其授國與否唯隱公之命是聽隱復何所顧忌而為此遲回展轉以生奸人之心乎必不然矣然則羽父之弑其罪不在隱乎曰在隱罪在隱則讓國者不足為賢乎曰賢隱之讓國是也其行事非也堯以天下授舜舜以天下授禹皆讓也三代以下而有能為讓國之事者其德足以正彛倫其志足以遺寵利其節概足以維風俗謂不悖於堯舜可也隱公當嗣世而追成父志則可謂能孝撫少弟立而奉之以待其長則可謂

能友攝政而不即位欲營菟裘自老則可謂能持大體三者皆德之大者吾蓋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隱雖得禍而其行義之不可激如此其無以隱公為戒而棄義不為也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隱攝位十一年不一朝京師平王崩不奔喪會葬隱無君矣國之人豈知有君者甫攝位而擅興兵甲為宋伐邾為鄭伐宋復會齊鄭入許則國之人必有罪其專者取郟及防入枋易許則國之人必有議其貪者而且授羽父以兵而不能禁拒殘賊之謀而不能斷是數者皆足以致殺豈繫

乎國之讓不讓哉吾蓋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雖有  
讓國之賢而其行事之不正卒以召禍其無忽履霜  
之戒徒自殺焉而為天下笑也後世宋太祖以天下  
讓弟而斧聲燭影遂為千古不決之疑使其事果真  
吾必以太宗為桓公以趙普為羽父而歸隱公之賢  
與隱公之罪於太祖

曹子臧讓國

千古之不當讓而讓者其唯子臧乎讓美德也可以  
愧天下之爭奪無厭者何言乎不當讓也負芻殺太  
子而自立此骨肉之異變也於子臧有不反其之讐  
則必正其罪而誅之以洩兄弟之忿以快先公之心  
其不當讓者一負芻之罪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子臧屬在兄弟不能大義滅親反避之以濟  
其篡其不當讓者二處國家之變則社稷為重君為  
輕子臧為國人所向諸侯又將見於王而立之誠以  
此時從人望而自立以無廢先君之祀國有長君非

社稷之福乎其不當讓者三不當讓而讓是棄骨肉之讐也是避位以養亂而失討賊之宜也是有可為之時有得為之勢而棄之以明高也棄骨肉之讐則不仁避位以養亂而失討賊之宜則不義有可為之時得為之勢而棄之以明高則不智此三惡者君子弗道也若夫讓之善一而已求一善之名而蒙三惡之實天下知其不可也或曰子臧非求名者其言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是子臧之所守者節也余曰不然辭受取與所謂節也聖人通變無方故可以辭為受以受為辭以取為與以與為取下此則必當辭而辭當受而受當取而取當與而與此所謂賢人之守節也今子臧當受而不受當取而不取則已昧乎辭受取與之節矣謂之小人之硜硜則可謂之賢人之守節可乎今有為父者貽其子以重器盜從而竊焉一子追而奪之一子袖手旁觀而不之問然則追奪者為孝乎袖手者為孝乎是故秦伯夷齊之讓全天倫者也子臧之讓賊天倫者也表而出之以為世戒

齊桓晉文之霸

五霸之業莫盛於齊莫久於晉桓公兩定周難封衛  
 存邢杞平魯宗晉之亂南伐楚北伐山戎可謂盛矣  
 然身死於亂卒釀五公子之禍霸業無復存者文公  
 僅勝楚扶襄其功未能敵桓之半然其後襄悼繼起  
 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齊晉同假仁義同衛王  
 室同尊中國同接諸侯以伐諸侯然一能盛而不能  
 久一能久而不能盛其故何耶蓋天下創始者易於  
 有功而極盛者難乎其繼此齊之所以盛而晉不及  
 也天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此晉之所

以久而齊不及也蓋嘗合二君之行事觀之周自東  
遷以後王室板蕩諸侯交侵天下不知有共主而弑  
君篡國之事叠見於列國天下之亂極矣齊桓率諸  
侯以衛天子舉義兵以平禍亂爲其事於舉世不爲  
之時則天下未有不剗見而誇美之者然則自北杏  
以後固已厭四海之心而協天下之望矣由是九合  
諸侯威加海內又安有不得志於天下者故創始者  
易於有功此之謂也晉文之繼伯也在魯僖公二十  
五年齊桓之歿未久也天下習見夫齊桓之假仁義  
以號召天下天下奔走輻輳以乞盟於齊者如彼其  
盛也當是時欲發憤爲天下雄雖足以勢制威取而  
其功未有能加於齊桓之上者故極盛者難乎其繼  
此之謂也齊桓擅山海之富作內政以寄軍令以攻  
則克以守則固謂天下無如我何者於是一舉而滅  
譚再舉而滅遂毅然以其身爲天下犯大難成大功  
彼固以其強足恃也然其銳進者其退速大功甫集  
而禍亂隨之至一敗而不可復收故強者易以折此  
之謂也晉侯在外十九年與其臣狐偃趙衰之徒皆  
備歷夫險阻艱難以盡知天下之情僞故能智深勇  
沉圖回於數十年之久而不敢以身先天下觀其城

漢之戰雖皆陰謀以取勝然其堅忍之力雖古之成  
大事者未之或過由是推之則其謀必托於久遠而  
其慮必周於子孫使後人承之足以繼霸而無難故  
柔忍者可以久存此之謂也

晉靈公楚穆王爭霸

霸者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以義以勢以力而德不  
與焉春秋之時天下無王無可與度德者一二英雄  
之君猶能假名義以號召天下故義之所在天下必  
從而聽命焉其次則以勢勢之逆者必視其勢之順  
者而聽命焉又其次則以力力之無援者必就其力  
之多助者而聽命焉此三者皆天下之自然而無足  
怪者乃吾觀楚穆王與晉靈公爭霸何其事之相背  
馳也晉主中夏之盟繼齊桓之業以安內攘外爲名  
天下方奔走而承奉之楚以外裔而僭王號棄其主

如弁髦而穆王又弑父以自立天下所謂亂臣賊子無以加於此者是其義不敵也晉自文公割霸以逮夷臯之立相去未二十年而襄公又克繼其業當其時二公之餘威猶未泯於天下而其臣趙盾卻缺之徒皆足以光輔其君以爲諸侯盟主楚自召陵之會一屈於齊城濮之戰再屈於晉天下諸侯之會盟者不及於楚是其勢不敵也晉之國天下莫強而合齊魯宋衛之助以中原之全力而窺一隅則易楚雖蠶食漢陽而內無與國之援欲以一隅之力而窺中原則難是其力不敵也然而楚子方挾其驕志以爭衡

天下西伐鄭北伐陳東會諸侯伐宋諸侯俯首下心以受約束於楚執事當是時天下幾不復知有晉豈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以晉之名義足以鼓動天下勢力足以威制敵國而不能違天以抑楚乎非也蓋霸者之有事於天下也必待釁而動敵苟無釁雖以桓文之畧不能得志於諸侯况楚穆乎左氏記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然則晉靈之不君固不必於厚斂雕牆之時見之於其始立而敵人固已窺其短矣楚之所畏惟晉今晉有釁矣天下事可以惟其所爲故不度義不審勢不量力而

毅然與天下抗獨是爲晉靈者有可以號召天下之  
義而棄之以資敵人有可乘之勢而弗乘有可用之  
力而弗用霸圖一夫禍亂隨之此英雄豪傑之士所  
不能不發憤嘆息者而晉會不悟悲夫後之君鑒晉  
靈之失則當思所以自強無徒恃義恃勢恃力而爲  
天下屈也

臧孫紇奔邾

天下之智者必知義故孔子之言智也曰務民之義  
義之不知而逐於利則未有不致天下之害者夫天  
下之害雖愚者或深避而不爲而智者躬自蹈之而  
不如不智之爲愈也惟夫天下之有大智者不求榮  
於世而世卒不能辱不求親於人而人卒不能踈以  
是享有令名而保其祿位彼其所知者惟義而已矣  
臧武仲之在當日以智稱觀其却齊侯之田卽孔子  
猶稱之是天下之能趨利而避害者宜莫如武仲然  
卒于季孫之怒求榮而得辱求親而得踈以至犯門

斬關干國之紀糊其口於四方而幾不有其宗祀智者固如是乎或以爲武仲不早自引去而處人骨肉之間以致猜疑並作則昧先幾之哲或以爲季孫之不足與謀事不待智者而知武仲不之察而曲爲之謀是以致敗則無知人之明是二說者皆非也古之處人骨肉之間者如漢之子房唐之長孫無忌宋之呂端皆能委曲以全父子之恩明君臣之義世未有非之者苟處之而當又何患焉且武仲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是季孫之奸武仲固已知之矣然則臧氏何以敗曰臧氏之敗敗於

知利而不知義天下惟義之所在榮者不能加榮辱者不能加辱親者不能加親疎者不能加疎置其身於榮辱親疎之外故可以去可以就天下之善者可與而奸者亦可與也其求利者反是求利者未有不求榮而得辱求親而得疎者也方季孫欲舍公鉏而立悼子武仲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揣武仲之意以爲如是可以用得季氏之權而自固其寵利榮莫甚焉親莫加焉然斬關以出失守宗祧何其辱也欲以固季孫之愛而卒爲讐敵何其疎也向使當廢立之時武仲毅然以大義正之則季無溺愛之失悼無奪嫡

之嫌豈點之言公鉏之謀無所自入而臧氏功名與季氏相終始矣惟其顧一時之利而不顧萬世之義於是狐鼠進退之間至於一敗塗地而不可救世以武仲爲知吾不信也世之言爽者必曰旁觀者明當局者昏吾謂求利者局中之見也求義者局外之見也使世之在局中者皆以局外之見觀之又何不明之有

季友立僖公

季氏自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陽虎所執當其盛時執國命專征伐濫竊名器蠶食公室自古世卿之橫未有如季氏者議者皆以春秋之世王法不行於列國魯之君不能以禮義抑制其臣故尾大不掉如此吾以爲季氏之橫植根固而流波漫非一時之禮義所可制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季氏之橫不自武子始也不自武子始則孰始之曰始於季友季友誅慶父立僖公定國家之難可謂忠矣何以

季氏之橫始於季友曰世卿之橫也必有所憑藉而起季氏之所憑藉者季友之勲也季友有大功於國則其勞必藏於盟府其澤必及於子孫其子孫席先世之寵擅私家之藏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而爲之君者方念其先世之功而思厚其子孫於是罔上行私而不復有所顧忌後世霍氏子孫恃子孟之功而卒禍其家房杜子孫恃房杜之功而蕩覆無餘亦若是則已矣然則爲人臣者不冝有功於國乎曰非也季友之失不在乎誅慶父立僖公定國家之難而在乎受汶陽之田及費也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蓋人臣之難不難於立功之時而難於成功之後使爲季友者能辭大功而不居却二邑之田而不受廉退養高以功名終其子孫亦何所恃以爲橫哉故嘗謂古之人能善處功名之會者於商惟伊尹於漢惟子房霍光之忠類伊尹使光能復政厥辟必無驂乘之禍房杜之業類子房使其能從赤松子游則房杜子孫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季氏之以橫而致敗也孰非季友之受爵不讓有以啟之哉或曰人臣有功而錫之茅土禮也禮所可受孔子亦受之矣余又曰非也茅土之錫天子所以命諸侯之事而非諸侯之所以命

大夫也諸侯之茅土錫之天子不敢以私授人諸侯  
而私授人大夫而私受邑於諸侯皆非禮也且天子  
之制大國不過百里又安得此無盡之私邑以賞有  
功哉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嘗讀大學傳觀其所以釋齊家者首曰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蓋人之情皆可解惟愛之情不可解愛之極  
而釀天下之禍則其爲禍也亦終不可解矣然其初  
固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前之人不知而蹈之後之  
人知之而復蹈之是故爲天下之至愛者卒爲天下  
之至讎以至於篡弒相尋亂亡接迹而卒不悟大可  
慨也按左氏桓公十八年子克出奔燕莊公十九年  
子頹及其五大夫作亂僖公十一年子帶召楊拒泉  
臯伊洛之戎伐京師其後十三年頹叔桃子奉太叔

以狄師伐周自桓公十八年迄僖公二十五年凡五十九年之間周傳世四王而三構兄弟之變當其發難之初莫不挾寵並嫡兩政耦國招納叛臣迫促天子召外寇以臨京師京師震恐天子蒙塵於外幾不保其社稷及一旦諸侯響應稱兵向闕挈大位而還之天子向之亂臣賊子卒皆誅鋤死亡爲天下憫笑先後若出一轍自古兄弟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後之議者追論其變皆以爲一時亂政之臣如黑肩五大夫顏叔桃子之徒有以致之是諸人者信有罪矣而非亂之本也又或謂子克莊王之弟也子顏惠

王之弟也子帶襄王之弟也爲之兄者不能以禮義抑制其弟而惡養天倫使陷於大戮是三王者皆有罪焉吾又以爲非亂之本也亂之本何在曰克之亂不在莊王而在桓王顏之亂不在惠王而在莊王帶之亂不在襄王而在惠王其所以在三王者何也曰三子之亂三王之愛啟之也人主之於天下無所不用其愛而於父子之間則不可過用其愛非不愛也有所不甚愛者乃所以深愛之也其不能愛者愛之則必縱之縱之則驕驕則以小加大以少凌長以淫破義將靡所不爲而奸豪之徒得借以爲資而起而

天下之亂以成左氏之於子克也稱有寵於桓王於子頹也稱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於子帶也稱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其所以成惠后之寵者惠王也然則三子之亂非三王之愛有以啟之而三子之不得其終又非三王之愛有以陷之也與獨是為桓王者既已失之於前而為莊惠者又不能鑒之於後覆轍相循若合符節其母乃愛之移人足以使人迷惑溺沒於其中而不知出也耶隋文帝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妃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於是使之分據大鎮及其後各相猜忌五子皆不終噫此隋文之所以不善用其愛也天下豈有愛其子而使之分據大鎮者乎

子朝之亂

周景王既立太子猛復因賓孟之言欲立庶長子朝未立而王崩其後子朝作亂播遷周室越十五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又十八年以王師伐子朝之黨而其亂始平其初不過一時之溺愛廢立之舉尚未成也而其禍蔓延至於三十餘年之久向非晉人以義興師而合諸侯以城成周則悼敬之間天下不知爲誰之有矣吾於是知國家之理亂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皆係於太子建太子者所以樹國本重宗廟社稷也使爲景王者遵立長立嫡之制不以私害公不

以淫破義妙選天下端正才望之士輔翼太子而以禮義抑制諸子弟使不得驕奢淫佚而生僭擬之心則為子朝者方以不共是懼勤修其職之不逮又何自開窺竊之端而使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得以乘其隙也哉乃景王之所立者在此而所欲立者在彼是景王之愛子朝也必過於愛子猛一則付之以位而意不存一則寵之以意而位不屬其勢不得不自相猜忌使景王未即死非猛殺朝則朝殺猛猶及見其敗也後世宋文帝欲廢太子劭劭弑父自立隋文廢勇立廣其後又欲廢廣卒死於廣之手然則周景之不為宋隋也茲非其幸與雖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吾謂景之召亂蓋不待欲廢太子之時而其心已先腐矣其求彘器於晉也一動而二失禮叔向知其不終其將鑄無射也冷州鳩知其以心疾死由是觀之則意其為人必荒惑敗亂無可與言者故施之父子之間其顛倒悖謬如是漢儒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嗚呼可不戒與

漢高帝唐太宗論

王者以兵取天下曰定亂立法度施教化以乂安天下曰致治垂休光照後世傳之無窮曰詒謀禹湯文武之事尚矣自三代以後之君天下者言之大約定亂以才致治以術而貽謀則必以德天下方亂豪傑並起視強有力者而聽命焉故定亂以才聖王不作民苦暴亂爲君者可以仁義之虛名收乂安之實効故致治以術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則必於根本之地立天下之大坊以示子孫故詒謀以德吾於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未嘗不嘆其才術之有餘而議其德之

不足是故此二君者以定亂致治之資而詒謀之不  
善無惑也當高祖誅暴秦滅強楚五年而成帝業威  
加海內太宗提晉陽一旅之師席卷長驅奄有六合  
以勢若彼其興若此非二君之才其孰能之若夫寬  
仁而愛人尊賢而好士約三章之法施仁義之治二  
君者雖享國久近不同而所以勵世磨鈍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者其致治之術亦大畧相等然則所謂詒  
謀之不善者何居吾益於分羹一語及已未庚申之  
變而知之矣夫王者之欲乂安天下也道在治國其  
詒厥孫謀也道先正家易家人之傳曰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未有不正其始而可以  
正其終者嘗觀庶民之家敦於孝友媿睦其後必多  
賢子孫况天子之家而可不正乎二君惟不正其始  
故高帝甫歿呂氏從而殺其子又其後兄弟之國叛  
者四起夫安知非分羹一言有以啟之者而武氏以  
太宗才人攘竊神器殺子屠兄弑君鳩母揆諸已未  
庚申之變又曷足怪與易曰履霜堅冰至益言順也  
漢唐之祖不能正其始而漢唐之子孫不能正其終  
其所由來者漸矣嗟乎此二君之所為才術有餘而  
德不足也若夫違孝弟之本忘親親之恩三尺童子

鍾庵文集  
皆知所以指摘之又不足論矣

韓信論

漢高祖用韓信力下趙魏定燕齊滅項羽一統天下而卒殺信吾以爲非高帝殺之信自殺之也或曰信不能拒陳豨之謀而與之通信爲不知人以此見殺非也當是時豨反亦殺豨不反亦殺高帝之所以殺信者不在陳豨旣反之時也或曰信不用蒯徹之言不以此時三分天下卒北面而事之以至於敗非也信之不忍背漢者非真能不背漢力不敵勢不便故也信固自言之矣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又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信自知其不足以將將則雖有

良平之才布越之勇將必不爲之用况環顧左右實無其人將獨特一蒯徹與之經營天下定霸王之業乎信固知其不能也是用徹之言則殺之速不用徹之言則殺之遲等殺耳然則何以知信自殺之也曰信之殺在請假王以鎮齊與不赴固陵之會也天下方紛爭不爲之臣則已既委質爲臣則爵賞予奪惟上之命而非人臣之所得與臣之於君如子之於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未有擁強兵挾重勢以要其君而君不我疑而不我殺者郭子儀功蓋天下程魚諸人嫉之於內而一奉詔旨即日就道功成而不居辭

爵而不受卒以功名終曹彬歸自江南不伐平南之功不慕使相之位故保其爵祿以遺其子孫不然則霍光之忠也而禍萌於驂乘僕固懷恩之功而不以令終鄧艾入蜀而身死於蜀周亞夫鞅鞅而卒不食死其非自殺之也一聞矣况乎處信之時居信之勢劉項方爭大器未定天下反側之徒方乘變而起而信以此時擁強兵挾重勢以刳制其君雖非漢高未有不欲得而甘心者他日復欲束身歸朝廷位諸侯王上以功名終其可得耶嗚呼信之死蓋不待智者知之而信卒不悟悲夫是故英雄豪傑欲大有爲於

天下者能為漢高項羽則為之不然則堅守臣節以保其祿位及其子孫毋徒自殺焉而為天下口實也

費禕論

費禕使吳吳王權曰楊儀魏延收豎小人後必為亂禕曰功以才成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嗚呼禕之言不亦謬與儀與延誠小人也禕不以為小人則禕為不知人知其為小人而曰不可舍則禕為不忠不知人不忠皆不可以托國禕之為人孔明薦之後主將信任之繼將琬而為相者禕也古之為宰相者莫不以進退人才為急務故其平居未執政之時必先博觀天下之人才某也忠某也詐或訪之傳聞或驗之行事以識之於

心曉然而不惑然後一旦居上位從而黜陟進退之  
以無負乎天子委任之意此宰相責也禕之爲相有  
日矣於儀與延且不之知朝之中如二人者亦復不  
少他日者能一一進退之乎不能也或曰儀與延之  
過未形也過未形則何從而知之余曰不然凡人之  
不可卽知者惟天下之大聖賢與大奸慝儀與延誠  
小人而不至爲大奸慝則知之易耳且國有小人其  
君或未之知而其臣未有不知之者今他國之君既  
已知之而禕猶曰不知吾不信也或曰君子之於人  
不防其所短故猜嫌不作余又曰不然夫有責怒無  
猜嫌此人君之道而非人臣以人事君之道也人臣  
之事君惟在謹別邪正恩有所不私而怨有所不避  
禕將爲避怨乎且國猶舟也大臣操舟者也將欲備  
風濤則必固其帆檣堅其楫櫓材之腐黑撓折者必  
謹易之而後可以動於險今將植已敝之檣操旣朽  
之楫以備風濤鮮不覆矣是不如不備之爲愈也史  
稱禕泛愛不疑而卒死於降將郭循之手嗚呼非禕  
之有以自致之與然則於吳大帝之問當云御之以  
恩束之以法則牧豎小人皆爲我用何亂之敢生此  
真宰相之言矣

舜禹郊祀辨

郊祀之重於天下久矣而舜之不祀瞽而祀堯禹之不祀舜而祀鯀此千古之大疑能辨是說者有二人焉說在魯展禽之論祀爰居也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又曰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鯀障洪水而殛死夫均法以儀民是法施於民之說也障水而殛死是以死勤事之說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此瞽瞍之所以不得祭也然禹之不祀舜則未有能辨之者夫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舜獨不可祀乎且展禽之言

即大禮所載之言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展禽之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堯而宗舜其說互異固不可解也說又在蘓轍之論  
夏也曰堯之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無功於人  
不可以私享又曰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子孫之  
禮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  
比其說是矣然堯有德而宗之舜有德而不祀此何  
為者也即曰此夏氏子孫之禮然舜以天下授之禹  
禹之子孫席禹之天下而不祀夫以天下授禹之人  
可乎不可乎且方命圯族與瞽瞍之頑等耳九載弗

成何功之與有吾謂有虞氏之天下與夏后氏之天  
下不可同日語矣有虞氏以天下為公者也夏后氏  
以天下為家者也以天下為公則其祀為天下之祀  
故不敢私於其父以天下為家則其祀為一家之祀  
故不敢薄於所親且夫有天下者莫不祭天下之所  
自授與夫授天下者之所自生舜之天下堯授之也  
故宗堯而禹子孫之天下自禹之家天下始也故宗  
禹帝嚳堯之所自生也有虞氏宗堯故郊嚳鯀禹之  
所自生也夏后氏宗禹故郊鯀此其大較也然則舜  
何嘗利天下而忘父禹何嘗以親故而忘君也哉若

夫蘓氏之論謂瞽無功而棄之鯀有功而祀之則又大不然者禮所謂有功德則祀之者此三代聖王之所同祀如山川百神之類非以子孫而祭其祖考之謂也祖考之功罪非子孫所敢議者乃曰有功者祀無功者黜則幽厲之君將不得入廟乎嗚呼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弗思耳矣

司馬遷史記論

司馬氏之書古今文字之雄也雖然未可語於道道之傳自堯舜以至孔孟其為書止於六經故自孔孟以下六經而外其傳於世者皆文而已無所謂道也司馬遷世為史官耻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於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所為文者是其所為道者非也而論者顧以文字之雄推而納諸易象春秋詩書禮樂之際則誠所為大謬不然者然則司馬氏之書何以傳乎曰文之至者必傳傳之久而不易其法蓋文之不可易非道之不可易也孔子曰文勝

質則史司馬氏之書史也司馬氏而下為史者無慮  
數十家而莫能易其法是史之祖也遷惟知文之求  
故觸於意之不平時之不偶流離世故思古傷今輒  
為感激怨懟竒異之辭以求傳於後世後世誦法之  
為司馬氏之書嗚呼文之去道遠矣或者從而解之  
謂武帝尚儒術而法令滋章奸偽萌起有不如黃老  
之清淨者奸雄之徒立義不欺然諾而敢於急人視  
處士之盜虛聲遠甚世方崇尚勢利當刑者以貨免  
則士之長貧賤而驕語仁義為足羞也若是者皆太  
史公所為矯激之論自傷之辭非直有悖於道者余  
又曰不然千古之處貧賤而遭患難涉亂世之末流  
者孰若孔顏然孔子固窮顏子簞瓢不厭未聞因一  
摧折而自毀其道激而為無聊不平之鳴如太史公  
者嗚呼文之去道遠矣班固以先黃老進奸雄崇勢  
利為遷病而身陷竇氏之黨此可謂知道者乎韓愈  
唐之大儒愛揚子雲之文章而推崇其道與孟子並  
蘓老泉之立論亦往往以文為道統之所歸其亦弗  
思而已矣



兩漢吏治說

吏之所尚不同而同歸於治治之所守不同而同歸於一一者所以持大體統衆務也大體既得而衆務畢該則天下不煩而治然此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競文貌而賤樸誠喜紛更而惡鎮靜其始非無赫然可喜之功而其後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故天下之治循吏常逸而俗吏常勞一與不一異爾漢曹參之為政也民歌之曰載以清淨民以寧一厥後章帝之詔官吏也曰安靜之吏悃幅無華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殆近之矣說者謂漢治之所尚如此

是豈獨漢治哉唐虞三代以來治天下之道具是矣  
康王之告畢公者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夫當商俗靡靡餘風未殄之日為政者宜更化善俗  
以變易天下之耳目然而曰有恒曰體要何也以為  
非是不足以載清淨而致寧壹也故能清淨而寧壹  
者不當復論其時之治亂俗之良頑與夫為政之寬  
猛而無所不可且夫治天下與治一邑無以異也為  
宰相與為郡守縣令無以異也蕭何沒而曹參代之  
參所守者蕭何之法也魏相歿而丙吉代之吉所守  
者魏相之政也蕭曹魏丙所尚不同而其守一也黃

霸之於潁川龔遂之於渤海卓茂之於密以寬治趙  
廣漢之於潁川尹翁歸之於東海張敞之於京兆以  
嚴治寬者近於德化嚴者近於文法是諸人者所尚  
不同而其守一也一者何曰持大體統衆務而已德  
化之中有大體焉上行而下效則寬而不失之弛文  
法之中有大體焉綱舉而目張則嚴而不失之刻寬  
不病弛嚴不病刻則上有所恃以為治下有所循以  
為行治之所以清淨不煩而民之所以寧壹者此也  
然則漢之治寧有不合者與古今治天下之道有一  
不具於是者與雖然清淨非簡便之謂也俗吏藉口

清淨則蕩廢繩檢務為一切簡便之術以自遂其私  
曰吾庶幾其不煩也嗚呼彼亦以自飾其不才而已  
矣

論宋免役之法

天下法之不便民者皆其始之所為至便者也議者  
不深思夫不便之故遽從而變之變之未已而又從  
而復之復之而不便者如故吾見法之擾天下無已  
時也蓋先王之所為利者即後世之所為弊後世之  
所為弊者後之人又將以為利迨至變無可變復無  
可復尤而效之弊又甚焉而民之困始不可言矣王  
安石以新法亂天下司馬光將盡改之獨免役一法  
蘇軾爭之軾非安石之黨也其言公矣雖然光之所  
執固非而軾之言亦未為知本者請試辨之古之善

治國者計口授田量田定賦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至唐初定租庸調法庸者即古所謂力役之徵也不  
徵其力而徵其絹則免役之法夫既已行之唐高祖  
之世矣迨楊炎作兩稅始盡去租庸調之名而悉取  
之名雖未嘗役民而寔深於役民者後世踵而行之  
則謂兩稅中未嘗役民也而差役之法起矣差役之  
害使民嘗在官而不得專力於農於是免役之法又  
起矣然則起差役免役之害者楊炎也蘇軾之論知  
差役之厲民而已亦知夫免役之法已盡取之兩稅  
中乎誠以兩稅之所入分其餘以助役何役之不供  
而租庸調之法可以盡復免役差役之害可以盡除  
豈非萬世之利哉乃既役民於兩稅之中復役民於  
兩稅之外又使之出錢以免之利聚於上力竭於下  
如是之謂便民愚未知其可也雖然此猶其未甚者  
也免役興則差役罷無兩存之害也至其後而兩存  
之矣有大征伐則役之有大興作則役之道路往來  
之煩行者齎居者送則又役之丁畝之雜徭則歛之  
有司之加征則歛之胥吏之因緣為奸豪民之盈縮  
其額則又歛之是使天下無人之不役而無役之不  
歛以至於轉徙流亡而無告者求如熙豐之時而不

可得矣然則役民於兩稅之中者唐季之弊也役民於兩稅之外者唐以後之弊也歛民於兩稅之外者宋熙豐之弊也亦役民亦歛民並徵之兩稅之外者宋以後之弊也嗚呼三代以下租庸調其庶幾乎

館試主靜立人極論

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天地之配而人之極也天得一以清清則不雜而春作夏長秋歛冬藏一理之所變化也地得一以寧寧則不搖而山止水流草榮木落一理之所負載也聖人得一以為天下貞貞則不遷而履中蹈和以宰制萬物立綱陳紀以役使羣動一理之所統貫也一者何曰太極也而為清為寧為貞則靜之至也故聖人主靜以法天地而因以並日月合四時行鬼神貞天下之動而天下之極立焉此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立人極也蓋嘗聞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由出以至成氣化之始終備矣而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則在於復人知復為一陽之生主乎動而不知其妙乎靜也乾之義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則不可得而直也坤之義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則不可得而闢也神龍之用不潛則不躍牝馬之材不貞則不行人之精神智慮不息則不生不藏則不達四時之氣至於復而涸陰返寒水澤腹堅矣而天地於此時收斂歸藏養其微陽而存之淵默之府以視向之長養怒生暢茂而條達者若歸於無有疑天地之心或幾乎息矣然忽焉而臨忽焉而泰忽焉而壯皆此復之初九以為之端倪而立之主宰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也者靜之極也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而克舜精一之中子思未發之中昏是物也人不能主靜而能見天地之心者鮮矣不能見天地之心而欲以立人之極猶航絕港以望至於海豈有能焉者乎蓋嘗觀人之一身萬事勞其外百憂攻其中泯泯紛紛如飲狂藥蒙毒霧中風憊走而不知所之一旦退而息焉却視

反聽斂心收神而徐思夫向之泯泯紛紛者如烟雲之變幻出沒聚散離奇恍惚吹滅而不復存也此在凡人為夜氣之存聖賢因而克之則主靜之始也聖賢之克已也猶制敵也敵來則以靜應之蓋至援枹而前鋒鏑相接雷轟電擊而其中之運籌而決勝者自泰然定也聖賢之主靜亦若是已矣舜居深山之中侶木石而友鹿豕深山靜境也木石鹿豕靜機也惟靜故不見一物不接一事而天下之萬事萬物具載其中由是而賓門而納麓而陟天子位猶深山也故江河之決不決於見聞而決於深山之不見不聞

也或曰聖人全體太極而行之以中處之以正發之以仁裁之以義其於天下彌綸而濩皆其運用施為則皆不能無動矣然而曰主極何居蓋對物而言則中正仁義體也所以體物而不遺者也本太極而言則中正仁義用也有所以宰是用者也舍靜曷以哉雖然天下無離靜以為動者亦無離動以為靜者陸子之言靜一於靜者也故其為說雖主於尊德性而將入於清靜虛無朱子之言曰無欲故靜則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強勉力行以制防之欲未易止也故曰却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聖人無却動

求靜之心而衷之以無欲是則真能主靜者而已矣  
學聖人者求之乾坤之義以探夫靜之原求之來復  
之幾以審夫靜之候求之夜氣之存以克夫靜之端  
而後推而極之於立體致用之全窮神知化之盛則  
道德性命一以貫之禮樂刑政四達不悖於以立人  
極也其至矣乎

崇儒議

古者天子建官三公論道三孤弘化六卿分職以倡  
九牧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蓋自宰  
臣百司以逮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上之有燮理陰陽  
寅亮天地之事次之有政教號令禮樂征伐之司下  
亦有誦詩獻書因事納忠之責不學無術者可以居  
其位乎召公之告成王也曰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  
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言為人臣者明足以  
斷古今之疑識足以通天下之故此人主所與共天  
下者也漢武卽位之五年置五經博士凡國有大事

必使博士雜議之問以經義之當否其後遣使巡行  
郡國問民疾苦及寃失職皆以博士行當是時豈無  
精吏幹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以為非通經學  
古知治體不足以當此任漢治之近古凡以此也靈  
帝引諸生能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  
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輩多引無行趣勢之徒  
置其間故蔡邕上封事曰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  
治政未有其能君子謂邕之言可以為萬世法是故  
人主崇儒術則必尊經尊經則必重士重士則必慎  
選舉慎選舉則必博求天下通經學古之儒黜遠新  
進浮華之士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人主好技術  
則必尚滛巧凡巫史卜祝百工技藝之流可以娛心  
志悅耳目者雜還並進而正誼明道之士伏而不出  
矣天地之氣化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國家之用  
舍正人進則邪人退邪人進則正人退不兩立之勢  
也故人主必謹其所好所好既定而風尚隨之易曰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言辨之  
不可不早辨也且夫天子之取士將用之以克位乎  
抑與之明先王之道修仁義之術辨天下國家之事  
乎如其明先王之道修仁義之術辨天下國家之事

必擇其人而任之欲擇人而任之必先使之專於所習農之服先疇也工之用規矩也皆其所素習也今將與之明先王之道修仁義之術辨天下國家之事而付之素所不習之人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明太祖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光祿給酒饌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成祖命學士解縉選曾榮等二十九人入文淵閣如太祖之制且誠以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為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二帝之崇儒勸學如此故一時諸賢無不鼓勵奮發留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譽得人之盛未有如當日者也嗚呼今之造士得如明之二祖無慮經術之不明人才之寡乏天下之不可以坐而理矣

學校議

詩序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子衿刺學較廢也論者謂天下之治亂由人才之進退人才之進退由學校之興廢故聖人重焉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爲法也教之祀典以示民敬教之射禮以導民順教之婚姻之禮以重男女之坊教之鄉飲酒禮以明齒讓之義教之等威隆殺以崇君臣上下父子長幼之儀一其道德則三物六行以齊之克其聞見則詩書六藝以詔之治其耳目則聲明文物以示之而又爲之戒休董威侯明撻記以懲其不率作其

勤惰聖人於天下之民豈不欲予之以逸而故勞之  
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成就天下之人才以適於用故  
不憚勤且詳如是惟其如是故教成而人才出凡升  
於司徒升於司馬進而爲三公九卿百執事之人皆  
學校之所出也此菁莪之所以樂育才也後世庠序  
學校之設其名僅存而已盡廢先王之法教養之無  
方振興之無具雖有聰明傑出之才能自底於成者  
鮮矣夫不教之於平時而欲用之於一旦此猶責盲  
者以視責聾者以聽其勢不能而桀黠者乃復挾其  
私智以文亂法以武犯禁坐使王化不行風俗敗壞

而佻達城闕之行作此子衿所以刺也故學校之廢  
興天下治亂之徵也雖然言學校於今日難矣古之  
爲士也貴今之爲士也賤賤則士氣不奮師儒之官  
不博求天下文學有道之士徒取克位不自刻勵則  
師道不立異學行正道塞不兩立之勢也士大夫好  
新奇可喜惑世誣民之說而不知尊崇先王之道闡  
明孔孟之理則學術不一文者貫道之器今之士爲  
科舉之文雷同剽竊以僥倖於一得而不務實學則  
理學經濟之才不出士氣不奮則志日卑行日靡而  
不復求進於道師道不立則督率之非其術學術不

一則下不知所守理學經濟之才不出則上無可與  
爲治詩之頌文王也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雲漢在箕斗之間其光亘天言周王於  
天下之賢才能鼓勵振動之則士氣奮而天下文明  
與雲漢比隆也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  
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而以賢儒而以道  
明乎師儒之重也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古者右賢  
左愚道之正者爲右不正者爲左卽孟子息邪說詎  
誑行放淫辭之大旨也易文言曰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立誠於中而後

宣之於口筆之於書則其業可得而居也今之爲學  
校計者體文王作人之義以鼓其氣則上知重士而  
士亦知自重翻然勃然之心生矣本周禮師儒之制  
以重其選則師嚴而道尊道尊而民知敬學矣且重  
王制左道之禁以一其學則統紀旣正而道術自明  
遵大易立誠之旨以正其辭則真僞不淆而實學以  
見由是凱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舉先王之法所爲  
委曲繁重成就天下之人才者可次第舉也道德之  
所以一風俗之所以同其不由此也歟嗟乎難言之  
矣

時文議

按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所謂德行道藝即大司徒鄉三物之教也漢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明當世之務者經濟之學也習先聖之術者經術之學也古之取士內外兼該本末具舉以通經學古鍊達時務爲尚此其大凡也唐制取士之科有十其二曰明經在諸科之中得人爲多其考試之法止取帖誦不窮義理然以帖誦之故天下尚知有註疏或因而通經者有之則經術未盡

亡也至宋用王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取士有明仍之以迄於今蓋其意以為士當少壯時當講求天下正理意非不善也然沿習既久率以萎蕪粗淺之言雷同剽竊此唱彼和以應主司之求而於經史之學棄如弁髦故有學古人之學者則羣相詆訶而其人亦自以不利於時愁憂困屈中道而廢者多矣昔以經義之故使天下專意經術今以經義之故使天下專意時文偽種流傳莫可止息其為害豈持文字已哉且夫六經四子之書聖賢之道法在焉其言有本末次第會而通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下可以無所處而不當故學者必沉酣六經通其條貫而後知聖賢意義之所歸必上下古今理亂得失之關而後知聖賢之言無不有驗於世由是約其旨而成文可以發前人所未發而心之所蘊識之所及以之斷大疑任大事輔君行政皆足以有為今之人不務求聖賢之精意尋章摘句取一二助語之辭規摹形似以為得聖賢口吻不已謬乎然而天下士方翹翹然自命曰吾如是足以售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望天下之士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鍊達時務副

天子求賢至意胡可得也士氣之所以日卑人才之  
所以日少世風之所以日下其不由此也歟雖然此  
非盡天下士之過也上之所取下之所視為去就也  
今之為主司者循資序俸而已不叩其所學也以未  
嘗學問之有司而承積弊之日取未嘗學問之士宜  
其有水乳之合針芥之投而理學經濟之才不顯於  
世也然則 朝廷欲得人莫如使天下之士務實學  
欲士務實學莫如革時文之弊欲革時文之弊莫如  
慎擇主司慎擇主司在考其所學訪之輿論勿循資  
勿序俸特簡於

天子臨軒而親命之俾得以便宜從事不使有司者  
從而掣肘之其於天下之風氣庶其有賴也乎

朋友講習論

天地間物各有所比比者附也物必相附而後成也  
耕之有耦也車之有輔也皆相附而成焉者也而况  
於君子乎而况於君子之進德而脩業者乎是故自  
離經辨志論學取友博習親師以至於知類通達強  
立不反而後底於成也比之時義大矣哉比有得其  
正者以陰而比陽以陽而比陰所謂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相反而實相成也有得其合者以陰而比陰以  
陽而比陽所謂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故有孚比之以信合也比之自

內以誠感也比之匪人以自傷也外比之貞順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無往而不合也比之無首失所從也故比有朋友之義焉然其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專屬之君臣之際而於兌之象始及之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豈水地之附不可以通麗澤而君臣之義不可以並友生歟非也蓋比與兌相表裏者也朋友之間有相親附之道無以比之則不可得而合也猶之上澤下澤有相附麗之意無以比之則不可得而麗也顧比之亦有道矣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絕以名交者名落而愛渝以勢交者勢衰而人去之此

兌之所謂來兌引兌而即比之所謂比匪之傷無首之凶也用人之仁去其刻用人之知去其蔽用人之勇去其怯用人之誠去其詐講道論德朝誨夕規日有孜孜而行不怠此兌之所謂孚兌和兌而即比之所謂有孚自內外比顯比也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天下氣類之樂莫切於友朋而友朋性命之樂莫深於講習故易曰比樂師憂又曰說言乎兌其弗信矣乎雖然學者有二患一則安於故習不知磨切之方變化之道雖有良朋弗能為益也夫澤流而為川止而為淵蓄而為沼沸而為泉各隨其地而

成就之矣故爲朋友者相與磨礪乎道德涵濡乎學  
問奮發乎文章愚者使明柔者使強亦隨其材而成  
就之而後可也一則驚乎高遠謂可一蹴而至之越  
級而登之也夫澤始於涓涓而後乃漸而成洫漸而  
成澮又漸而成川其究也乃放而歸大海其致之必  
以漸矣故爲講習者由粗以及精由博以及約由致  
知而力行乃至由利用安身以至窮神知化其致之  
亦必以漸而後可也且夫講欲其貫也其義爲通類  
山澤之通焉習欲其重也其義爲復類習坎之復焉  
此其所以爲麗澤也歟夫五倫之中君臣與朋友皆  
以人合合之以其道則感於心悅於意浹於肌膚淪  
於骨髓相與共千古而無窮極也故比言君臣兌言  
朋友明乎合之必以道而比與兌相表裏也抑又聞  
之兌爲金金剛德也朋友之講習也必有剛明果毅  
之用而後有切磋鍛鍊之功此切切惇惇爲朋友之  
善物而便佞善柔爲孔子之大戒也乎

氏族議

王者之治天下必自親親始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者聚之使不散合之使不分也上古之世狃狃獠穴居而野處無尊卑貴賤之義無親疎少長之節聖人者出慮其渙而無所統而或至於相賊殺也爲之氏以別之爲之族以聯之爲之宗以治之是故長幼有倫也支庶有殺也祭享有嚴也綴食有儀也患難則相救死喪則相恤疾病則相扶持士食其德農服其畝商旅重去其鄉公卿之有祿入者有以仁其族屬而囂陵詬誶骨肉乖離之

事不作於其間夫然後禮俗成於下刑罰措於上昔禹之治天下也曰錫土姓氏族之所由始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氏族之所由紀也魏晉以降去古既遠然往往綜核百氏雖卑姓雜譜皆藏於有司凡家之婚姻必繇於譜系猶有先王之遺意焉蓋氏族之重於天下久矣今天下一家

天子以孝治天下四方萬國將由之以成雍穆之風致協和之化然而八旗之彥猶沿國俗之舊姓氏之無章宗族之罔別無以勸親愛而教禮順愚竊惑焉按左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

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由此觀之古之有氏族惟天子得而賜之非臣下之所敢專也愚以爲宜倣古之制或因其生而命之如陳爲媯姓由舜之始媯汭也或因其地而命之如胡公之後爲陳氏由封於陳也或因其王父之字以爲氏如公子展之孫爲展氏其他或以官或以邑如士氏中行氏韓趙魏氏名以義起制以時定使千百年後支分派衍猶能追考其祖先以不忘其所自始而吉凶賓嘉類族辨物之禮於是乎出此先王反本復始移易天下之微旨也今日之治宜莫先於此矣

或曰不然今之有氏族者舉天下皆是而禮俗之成未盡如古所云也則奈何余曰此非氏族之過而宗法之不講也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別者百世不遷之大宗也諸侯卿大夫之所同也繼禰者自高祖以下五世則遷之小宗也由卿大夫以達於庶人者也家之有宗子猶州之有伯黨之有正鄉遂之有長以治其屬以聯其情歲時祭祀合族以食皆奠於宗子之家執其常事故大宗死無戚與踈爲之齊衰九月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夫而後散者可使之聚分者可使之合三代聖王所以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使天下各親其親者用是道也然則宗子之有無又氏族之所與爲廢興者歟

肉刑論

治因乎時者也謂聖人之法不當變則三代之天下猶唐虞可也秦漢之天下猶三代之天下然唐虞之不得不爲三代三代之不得不爲秦漢其時異故其勢殊也時異勢殊則唐虞之法有不可行於三代三代之法有不可行於秦漢者固非止一肉刑而已即以肉刑論之或謂盛治之世其政簡其民淳其風俗尚樸故刑可以設而不用若夫當大亂之後天下蕩然不知有法非以重刑佐之則天下不治是肉刑可廢於盛世而不可廢於末世也又甚者謂肉刑之法聖

人作之萬世守之由其法則治不由其法則亂是合  
唐虞三代以至於今俱不可廢也解之者曰聖人以  
恤民爲心其它服流居不得已而用之者則有之矣  
至於肉刑則設而不用書之言象以典刑猶曰垂象  
以示人非果於用肉刑也而其實不然漢之時非唐  
虞之時非三代之時而當秦大亂之後之時也秦之  
世壞先王之井田廢先王之封建滅先王之禮樂凡  
聖人之所以勵世磨鈍化導天下之具無所不廢而  
惟肉刑獨存彼固欲犖然獨行恣睢之心以肆毒天  
下而肉刑適以濟之民之被其毒者深矣漢興沿而

未改厥後宣帝之世其臣路溫舒猶爲上言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獄吏是也由此觀之使文帝不除肉刑  
則後之爲嚴刑峻法以濟其酷者又不知如何矣故  
文帝之除也鑒秦弊也鑒秦弊而必除之者以世非  
唐虞三代之時而大亂之時也唐虞三代有井田以  
養民有封建以治民有禮樂以維風俗民之犯法者  
寡矣如是而有不率教者然後從而刑之是刑者所  
以助井田封建禮樂之不逮也漢之世井田封建既  
不可復禮樂亦謙讓未遑今將舍治之本而獨立其  
所助曰吾其壞井田廢封建滅禮樂而獨任肉刑以

治天下嗚呼人非始皇吾固知其不出於此也况孝  
文之賢哉

救災議

自古言救荒者必曰備之於未荒之前言備荒者必  
曰積蓄多而備先具歛散之以平糶也自李悝也因  
穀貴賤而上下其價以利民也自耿壽昌也義倉之  
儲也自長孫平也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應民之急無  
失時也自劉晏也以米貸民而不責其償也自周世  
宗也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散處其  
民也自富弼也前民之未饑爲書問所屬按事而爲  
之備也自趙抃也社倉之立也自朱熹也出爵募民  
賑貸也自宋孝宗也其爲法不一要之補救於一時

則皆可有功規效於萬全則俱非本計何也天下之  
荒有三大患而天災不與焉一曰水利之不修也古  
者稻人所掌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爲畜爲止爲舍使水有所積  
所以備旱也爲蕩爲均爲瀉使水有所歸所以備潦  
也自秦以後溝洫盡廢旱則無所積潦則無所歸因  
循既久不知疏濬之宜決塞之道卒遇水旱而上與  
下皆無所措手足矣愚請於東南地之卑下者凡濱  
大河則築大堤濱小河則築小堤以爲之防西北地  
之平行者則隨其地勢各爲大渠以達於河又隨其  
地勢各爲小渠以達於大渠其間或東南而有宜於  
穿渠者或西北而有宜於築堤者因勢利導勿膠於  
一取其足以備蓄洩禦天災雖公私交有所費而視  
每歲賑貸之資與民間流離死亡之患其利害相什  
伯矣一曰耗斁之多門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而重  
賦厚斂大兵大役以逮長吏之掊剋胥隸之因緣爲  
奸耗之於上者不一而足也風俗侈靡制用無節一  
切飲食服御婚姻死喪葬埋祭祀賓客燕會之事競  
爲無度以飾觀美耗之於下者亦不一而足也有此  
兩耗卽歲盡大有入盡四鬴猶苦不給今東南之民

賣廬舍鬻子孫流亡轉徙駢死於敲朴之間者不待  
水旱也況又水旱之時告乎故以今日而言足民非  
薄賦歛省徭役禁掊剋明制度教節儉雖堯舜在上  
吾知其無能爲也一曰積貯之未克也古者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至三十年之  
久則恒餘十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之  
所謂餘者餘於民也今之所謂餘者餘於國也然餘  
於國而能出以利民濟一時之急猶之餘於民也至  
餘於帑藏則直謂之無餘而已矣且夫餘也者節之  
餘也非多取之餘也爲國者必計一歲之所出其爲

資予有幾其爲膳服有幾其爲冗兵之糜餉有幾其  
爲宮室苑囿興作之可已者有幾使一歲之所節當  
得什之三則三年而餘一年之食矣以其餘者貯之  
有司凡遇饑饉出以賑之則民得以仰食縣官而無  
不給之患亦何至入粟賣爵混亂名器苟且於一時  
之計如昔人之所譏者乎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夫水利修則天不能灾耗數省則民不憂寡乏積  
貯克則賑恤之有其資由是卒遇非常之變發廩以  
賑乏移粟以通用徙民以就食爲粥溢以救饑葺興  
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

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  
如春秋胡氏所引救災之政皆可相其緩急以時舉  
行不然則棄其本而末是圖皆三代以下權宜之術  
旋利而旋弊者也於天下何賴焉

詩辨

今自朝之士大夫至村學究與夫羽流禪衲鄉里之  
童稚莫不皆爲詩自通都廣邑名山大川亭園樓觀  
之勝與夫野陵荒墟游轍之所不至空村旅店頽垣  
敗壁之上莫不各有所題之詩而山人墨客則挾之  
以遊王公大人之門稱觴上壽則爲舉爵奠斝之助  
詩學之於今日可謂盛哉嗚呼此詩學之所以衰也  
詩之作自三百篇而漢魏而六朝而三唐以至於宋  
元明其傳者多矣莫不發乎性情克乎學問一時興  
會之所寄短歌微吟皆足不朽於後世使人於千載

之下沉潜涵泳悠然如見其所爲性情與學問焉其  
不發乎性情而克乎學問者雖傳不取也況以之爲  
塗壁之具酬酢之物交游獻納之資其不足語於詩  
也明矣然而天下之士方掇拾餽飭盜竊牙潘更唱  
迭和詡詡然自命爲作者吁亦過矣韓子云和平之  
音淡漠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  
好蓋人之性情因遇而遷其難易之不可強如此使  
以愁思之人而作和平之音處窮苦之地而發歡愉  
之調則其詩必不工況欲取他人之性情以爲我之  
性情其可得耶故善學詩者當自性情始由是探之  
古今之苑求之六藝之歸追賢人哲士之歌吟征夫  
思婦之嘆息歷天下高山深林廣谷大川瓌竒之觀  
與夫草木鳥獸蟲魚之微以激越其才情而感發其  
詩思然後出乎口而爲聲者足以振金石而感鬼神  
列於古作者之林矣雖然詩有品焉爲塗壁酬酢交  
遊獻納之詩詩雖工其品弗貴也余門人衣孫弟青  
乙涵一皆善學詩乃輒誦其所聞作詩辨以遺之

館試克己箴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之爲言勝也  
懲忿窒慾有殺敵致果之義焉因廣其意而爲箴曰  
惟心至虛已爲之緣惟心至一有已則遷知誘於外  
物交於前視聽言動百感紛焉制之不力以柔乘剛  
是日輿尸凶無否臧大師之征十年不克君子見幾  
不俟終日言立之坊言受之則率履勿渝師出以律  
靜以待動輜以守中天鈞湛如無憂內訏塞聰掩明  
屏聲絕色妙合自然應物無迹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終日乾乾自強不息還返太虛乃見天則

壬戌房書論文八則

文章風氣以房書爲標準故選家與有責焉苟阿私  
所好兼收並蓄崇長浮華是生厲階則吾豈敢因憶  
往時見聞附以臆說條列如左冀讀者採擇焉

古人論文首重神思其次體性又次風骨寂然凝慮  
卷舒風雲神思之謂也含珍抱璞剛健精粹體性之  
謂也標鮮清令振采欲飛風骨之謂也三者得於天  
分妙極自然非由襲取文之最也若夫神有清濁思  
有通塞體有方圓性有緩急風有正變骨有柔剛各  
以所學去瑕爲瑜天人參半文之次也舍是吾無取

馬

又聞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痿體瘵則勇喪矣言葛辭蕪則正塞矣故君子慎之如此類者不在是選

往見世之爲文者多以琢句爲工無論卮言勑說萬夫同聲不足齒數卽宏博奧衍登子雲之堂清雋鮮華奪晉人之座一經沿襲便成塵穢故文之至者必以理勝理勝則言自工卽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其作者固自佳也

文之佳者如老幹屈鐵踈枝大葉蕭然無寄自得真賞脩飾字句刻意端好如濃花細蕊朝榮而夕隕耳故作者之文不諱朴拙所謂麤服亂頭皆好也

古文時文神理同體勢同情彩章句格律聲調無不同不知何以遂分爲兩若以古文之機杼稟時文之程度而律以聲吻責以犯忌則時文之難倍甚於古文近世爲古文者多厭薄時文彼實未窺時文之藩籬徒取世俗剽竊割剝隨聲附和之作以相訾謗審如是彼亦未夢見古文耳

漢人注經止於訓詁宋人以已意闡發所謂得不傳之意於遺經者雖未盡合聖人而鉤深致遠往往軒

豁呈露生人之神智日開非謂經宋人闡發後之學者使當死守其意不可更有發明近日選家多摭括大全性理諸書以為評語謂必如此然後無悖古人此刻舟守株之見不足道也

近時錢牧齋宗伯疾劉辰翁之評杜謂辰翁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辭隻字以為得其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是集所載惟取意義所歸不雜小數庶於宗伯之言有竊取焉

杜子美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蓋傷時之人溺於俗學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是正之也時文至大士正希殆亦根崖崩豁乾坤雷碾拔鯨牙而酌天漿如退之所云也學者驚怖其言為河漢而動稱守溪昆湖諸先輩以掩其空疎坐是筋駕肉緩遞衰遞降以至於不可振此子美所嘆也吾不以彼易此



甲辰孟陬秀水沈舍人讀一過

